

卷之三

文中子說序

阮逸撰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
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
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
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
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
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
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
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

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
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
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承三百年之業斯門
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去御史大夫
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
為長孫無忌所抑上而淹尋卒故王氏
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
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
文中子幼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卷
令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

家為中說之序

仕正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三年序

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疑因言關

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

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細帙卷目

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

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

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

亡矣叔達依遷史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

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

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帝

闡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

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

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

定李軌楊倞註釋亮其反况文中子非荀揚

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

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為

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

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

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

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化切而使文

中之徒遇然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

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

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與禹稷同

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

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

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

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
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
其意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
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
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
推策揆影庶髮鬢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
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
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
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
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

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
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
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
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
可以類知焉去聲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
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
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
舊篇分為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文中子序終

文中子纂事

河汾肄子王壬

世系

按後漢書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
位弃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巨有
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侯霸遜
立于霸陽閭毀之遂止以病歸連徵不至以壽終

雨朝漢徵君

殷

十八代祖
也為雲中
太守家子
初而以春
秋周禮訓
鄉里

述

十四代祖
也著春秋
義統公府
辟不就

寓

九代祖
也遭懷
慈之難
遂東遷

字彥德未武帝辟為從事
元嘉中補參軍領汝陰太
守後終光祿大夫開府儀
問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
州刺史加都督薨謚莊公

仕慕
容氏
為上
谷大

與罕
皆以

玄象
玄載
玄邈

煥
江州
府君

字彥法以
儒術進仕
宋歷太僕
國子博士
江左號王
先生

玄則

文學
顯

守見

玄謨
傳

仲華
考易於族父
仲華見山家

字伯高文中子父也
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
千餘開皇初以國子

博士待詔雲龍門出
為昌樂令遷倚氏銅
川遂不仕曰銅川府君

字叔仕太宗朝為
諫議嘗從子求續
經子曰叔父通何德
以之哉見關郎篇

蚪
音
傑
隆

始北
事魏
太和
中為
并州
刺史
家河
汾曰
晉陽
穆公

同
州

濟州

刺史
封安

府
君

康公
謚曰
獻

珪

芮城府君

子之兄也為芮城令見天地篇

勅涇州刺史

通

字仲淹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有娘而生詳見在

家及司馬公補傳

勅第進士歷鳳閣舍人洪文館學士天官侍郎

疑

字叔恬正觀初釋偁為監御史出為胡蘇令號大原府君

勅字子安中對策高第署沛王府修撰後浦號州參軍與勅皆有文名

助字子功第進士徐監察御史襄行

績

字無功大業中奉孝廉第授秘書省求為六合丞武心初待詔門下省求為大樂丞

福時

勅與助皆以文顯

靜季弟也薛收字之曰保名見禮樂篇

勅亦有文並見唐文

十四年	甲寅	文始	皇四	帝開	隋文	甲辰
十五年	乙卯				五年	乙巳
十六年	丙辰	知書	子始	文中	六年	丙午
十七年	丁巳				七年	丁未
十八年	戊午	元告	府君	銅川	八年	戊申
十九年	己未				九年	己酉
二十年	庚申				十年	庚戌
二十一年	辛酉				十一年	辛亥
二十二年	壬戌				十二年	壬子
二十三年	癸亥				十三年	癸丑

銅川府君以伐君命之於方

仁壽

三年至長安見隋文帝不策歸東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煬帝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一元徵								楚公尚書	
不門至								召子蜀署	
自遠								不往	
蓋至								不司戶	
餘人								不就	
甲子	乙亥	丙子	丁丑	越十年	戊子	實唐太宗正			
以著				觀二年也	御史大夫杜淹				
作佐				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					
郎國				又越二十有二年	己酉實				
子博				正觀二十三年也	福時傳				
士徵				授中說於仲父疑					
就並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
 六世矣上黨有銅提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
 嘗得宣其用不遇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
 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
 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
 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矣
 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
 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

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

極讜義九篇讜音黨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

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

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子世

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余小子獲覩成訓

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勤九載矣著六經九年自長安歸先人之

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

乎因祖德考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

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

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吾得皇極

讜義焉夫就適中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

足徵也前賢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

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吾

得政六論焉王言大道董常曰夫子之得

蓋其志焉文非體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

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襄隋內史道其述

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

求言則制度得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

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其述春秋也

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稽

去聲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

人分焉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史文中子曰

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書史記漢

制文辭相模無經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

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

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子不豫

疾屬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

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隋漢末亂至天

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

宗子行堯舜之道而文文中子曰道之不勝

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以來董

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

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

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

綱乎六國燕王嘉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

竊實皇之名無綱紀漢之統天下也其餘殘

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

也更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

也見六代注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

乎周三百篇代収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

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

終所以告也其告猶貢於時也文中子曰天下

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末平元年至

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薛収曰始於晉惠

何也惠帝名哀武帝子也政由賈子曰昔

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

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

罰不明乎晉惠猶薛収曰然則春秋之始

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室衰微東

遷居洛魯隱公惠子曰其然乎而入莫之

知也後周始不知讓國賢君非也謂薛収曰

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

亂聖人斯在下矣仲尼公上聖人達而賞罰

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

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去聲皇不其深

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

文在茲乎前聖後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

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神順

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子述元經皇始之

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恬字叔

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忌所怒夫

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

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

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

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子聞之曰凝爾知

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與之言

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

日言政而不及化上下正下曰化夔與吾言

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雅德林與吾

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知修詞為理門人曰

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

之預議者預朝政今言政而不及化是

天下無禮也知使人不言聲而不及雅是

天下無樂也知和音不言文而不及理是

天下無文也知實道不王道從何而興乎

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子援琴

鼓蕩之什蕩蕩無網紀文章援于反門

人皆霑襟焉哀情將亡子曰或安而行之

聖人
安仁
或利而行之
賢人
或畏而行之
中人
強仁

及其成功一也
稽德則遠
功則同而聖賢

賈瓊
未門人見
習書至栢榮之命
續書有栢榮字

春
大子漢光
曰洋洋乎光明之業
明光武帝天實

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
初光武立東海王

弟陽陽立是謂明帝
蓋天命授陽繁師玄

未將著北齊錄以告子
李德林父子俱有

要為
子曰無苟作也
勿苟且表越公以食

錄遺子子不受曰羨藜含糗無所用也
荅

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
淮南王撰廬仁宗

崔浩亦有之酒誥云
越小大邦作用喪亦罔

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
臣無有作福作威

素專政故因荅食經以戒之
國時子曰小人

不激不勸不見利不勸
勸也皆靖君亮問

辱未見子曰言不中
中不中節行不謹密行

去辱也
言行榮辱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

明乎
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道

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
樂仁之裴晞

曰何謂也
晞子之舅子曰夫樂象成者也

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
王化始終所可

見也
變象九而成見王化之然而故韶之成

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

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今古子曰封禪之

費非古也禮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

仲言七十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禪時見

反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

山立石封祠下禪梁南以頌秦德漢武帝

上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秦岳又

無驗而迴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

誠之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本家國皆然易去聲樂子曰無赦之國其刑

必平無幸免則多欽之國其財必削既富

用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相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

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董常房元

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子曰春生之

夏長之長上秋成之冬欽之父得其為父

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

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

謂其猶天平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

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齋吾察之矣

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憂兒此其識

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

以恍惚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未遇太宗所

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岳此言子曰無他

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子曰王國

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秦離列於國誰

居乎音媚禮幽王之罪也幽王或褒姒

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國王

禮矣治臻皇極也則五行各叙故四靈為畜

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

許育切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出而

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兄弟

第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序人倫夫

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窮言無王孝

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文逸未見夫子

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天地生我而

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

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

極之恩詩云敬報之德昊天罔諤言孔子

智切吾子汨彞倫乎不可汨謙也孝逸

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藏否鄒常鼎請見

子三見而不語恭恭者不足言謂目擊道

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

言之化不殺之嚴矣而不得其志揚素謂子

曰天子求善樂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

夫子子曰羊枯陸遜仁人也可使子祐晉欲

平吳以祐賢荆州祐緩懷吳人吳之降者

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

襄陽獲生口即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

還之陽獲生口即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

扶又切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

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院遠者來折衝

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橫直也衝直也

晏子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

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子曰悠

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情

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耶戎

矣業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

章是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

則太親故折中於寢門之外哭野拜而受弔

知生者弔彼弔我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

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

有字叔寶善談玄理子曰寬矣
量寬曰仁

乎寬似子曰不知也非但寬大阮嗣宗與

人談則及方遠未嘗截否人物何如籍宗

不知也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

人之孤猶已也子曰已心為人之心曰怒孟

也是怒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

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

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如不得見

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

好去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

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成道施天下

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易不云

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

自出也本諸身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

乎無左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

龍門之關龍門中有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

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持

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

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達以見劉孝標絕

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

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

表孝標又彰任公論以幾人耳見辯命論曰

人道廢矣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見

不知命廢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

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

治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

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

城者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廉并齊國而巳

能發明毅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捉瞻作無鬼論謂可辯幽明蓋

不知聖人語之旨於慶反

中說卷第一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

動也中地方靜人心可動靜之中矣子曰智者樂其存

物之所為乎利物之故樂音洛而仁者壽其

忘我之所為乎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

而莊姚義傳未見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

韓滂虎伏其善論威也和而博寶威字文

兄也和容收也曠而肅薛收肅瓊也明

而毅賈夔通明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

來學於子誠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

精而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大雅深而

用密徵也直而遂直道而遂行陳叔達字

弘溫大雅字弘叔達簡而正子陳叔達字

則未備清彥傳皆為僕射威為內史今

師大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

聲有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也其

靜也至性至極也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

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

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

為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

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術孤虛兵家之李伯

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材子不答

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

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首婉為

濁則音若墳篋墳土音剛而濁篋水音柔而

梁魏應璩謝靈運分四聲八病沈約八病未

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首婉為

濁則音若墳篋墳土音剛而濁篋水音柔而

六竅籠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

歟薛叔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

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於是

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

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錄竹則知衛

六鄉箴韓宣子宣聖人采之以觀其變采

子曰吾以知鄭志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父弊是夫

子之所痛也不荅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

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

必也濟乎義學文本內史薛公見子於長

安退謂子叔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

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知文

矣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

見也奢罕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

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凝遂謂凝行也若並

行於時有用捨焉凝遂行子謂李靖曰凝也

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李靖問任

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

仁為賊盜音佩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

攻異端薛叔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

害也

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子曰天人也

為對王績有許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

叔曰何謂天人子曰恥然小乎所以屬於

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

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

之心為心孝則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

為心弟則友知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道近王至弟近霸推王子曰君子之學進於

道下濟天小人之學進於利營楚難作使使

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感襲

曰楚國公舉黎陽叛故天下崩亂非至公

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順人則天

已禍而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

一民之命易為輕易之大輕小民之細也不

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

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

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威不其使人也雖童

僕必歛容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

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

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

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

命者未見知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

苟絕在四者惟義所切惟有道者能之有道子

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

受其飢且廢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

俗其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

不仕即農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

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

酒不絕禮用有節薛方士問葬方士見子曰貧

者歛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歛

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謂古不可不誌也

封之侈代因不居良田妨農古者不以死傷

生不以厚為禮帝王陵惟漢文及唐陳叔

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

遠謂不敢有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

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

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

言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達茲三者之

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叔達俛其首

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悅子曰王猛有君

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

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為符堅相議救而青

然温矣先點尸素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

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

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家後周文帝時為

之學厚於用法非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

牛弘字里仁脩文時作相宣勅而子觀田

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

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淹曰

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

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常也無事

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至

其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

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

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子在絳

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歸去聲

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人子與之言

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彛倫一匡皇

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書言至

道變雅天下遂亂續子曰蓋有慕名而作

者吾不為也虛名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

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

者吾不為也虛名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

傷其不得用隋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將

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答生為心乎人時門

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子曰二帝三王

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注大

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若仁

文帝感綈縈去肉刑義若武帝紹鈞弋防

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錕陶求郎恕若

章帝赦楚王其後簡也其刑清也君子樂

其道音公也小人懷其生也四百年間祖高

一至獻帝四百天下無二志則有以結人心禮樂者王

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禮樂者王

漢雜霸道故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雜駁禮樂

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大義之蕪甚矣蕪荒

無音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子曰唐

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必

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常法之有其

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安能格及夏商之道

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祭簡也必有聖

人扶之何必在我我君請其道亦曠不可制

于下下若有心難制矣無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周公所為乎則扶此周公之為以扶子燕

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

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

大備曰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

禮也曰禮器是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後之

為政有所持循漢史本傳循吾視千載而下

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

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春秋後之修

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千載

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異

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

讓也仁當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

不證理而足用焉待外徵物性也本性則不

也如此則當其思則或妙幾其神微也知

而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

義之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

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

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之已離中賢

至性上哲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

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必也無至乎待然至

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問以知三與

神道無不行無董常聞之恍知至道門人不達

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

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

方非至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知其是無

來來無所後去無所視有來何來何薛

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混然圓神

若大衍之一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

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道大而無

忘也德高而無所德是元也志仁義仁則

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音朔也其於彼有

所至乎偶故也子曰董常時有慮焉謂

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勉其餘則動

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革慮非時中然會

不遠仁其餘曰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

幽明山收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道於首陽子

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或問王隱

隱字處叙多知而都舊章撰晉書子曰敏

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

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才器謂

而巳若加知識則三子謂陳壽有志於史

長具可以知道矣

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承祚著三國志善叙事初王沈撰魏書常

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范甯字武子為

皆詰正於公羊失谷穀梁失短子曰使陳壽

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壯史記雜黃老之道

又模範紀傳愈加文使范甯不盡美於春

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

學之本是古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

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

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

而原聖人子曰蓋九師與而易道微淮

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三傳作而春秋散

公羊高教樂喜左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

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是非相擾

能無散乎是正道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禮之衰也記戴德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禮

書殘於古今文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

尚書詩失於齊魯齊魯宗之魯中公漢初

尚書詩失於齊魯齊魯宗之魯中公漢初

為儒學魯人宗之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

於是有齊魯詩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性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弘道必也

傳又不可廢也有傳之在師得之在已所傳

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尼自得

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

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

不可無師也得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

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七代注見

以蕩可以獨處蕩處無辭結出則悌入則孝

悌上四德備矣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治亂之情

哀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惟

連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

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含頌訓

曰靖矣變蓋守靖而已子曰過而不文

過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

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

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貧觀其所取則安取

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窮觀其所為

卷之二

程